# 从趋同到重构：创意写作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及其反思

陈文婷

**摘要：**创意写作自引入国内以来，历经漫长发展逐步成长为独立中文二级学科。本文梳理创意写作在中国从借鉴趋同到本土重构的演进历程，将其划分为历史积淀、范式引入、本土再造、生态拓维四个阶段。该学科植根中华传统书写文脉，并非纯粹的西方理论移植。早期引进西方模式完成学科初创，却存在本土资源运用不足的问题。此后学界融合本土文论与时代需求，拓展多元实践场景，顺利完成二级学科建制。步入新大众文艺发展阶段后，创作呈现全民参与、跨媒介创作、人机协同的新形态，同时遭遇创作同质化、人文底蕴欠缺、版权伦理失衡、传播市场化等难题。研究认为，中国创意写作发展是外来经验吸纳与本土文脉融合的动态过程，摒弃西方中心认知、立足本土语境守正创新，补齐发展短板、强化学科引领作用，方能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时代价值的创意写作学科体系，助力文化事业与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创意写作；趋同借鉴；西方移植；本土再造；学科反思

# From Convergence to Re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reative Writing in China and Its Reflections

Chen Wenting

**Abstract:** Since its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creative writing has, through a long process of development, gradually grown into an independent second-level discipline of Chines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volutionary course of creative writing in China from borrowing and convergence to local reconstruction, dividing it into four stages: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paradigm introduction, local re-creation, and ecological expansion. This discipline is rooted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writing and literary culture; it is not a pure transplantation of Western theory. The early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odels completed the initial establishment of the discipline, yet there existed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use of local resources. Subsequentl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tegrated local literary theory with the demands of the times, expanded diverse practical scenarios, and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second-level discipline. After entering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new mass literature and art, creation has presented new forms of participation by all, cross-media creation, and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encountering difficulties such as homogenization of creation, lack of humanistic depth, imbalance in copyright ethics, and marketization of dissemination. The study hol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reative writing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absorbing foreign experience and integrating local literary traditions; only by abandoning Western-centric cognition, grounding itself in the local context while upholding tradition and innovating, addressing shortcomings in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ing the discipline's leading role can a creative writing disciplinary system that combine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contemporary value be built,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undertakings and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Keywords:** creative writing; convergence and borrowing; Western transplantation; local re-creation; disciplinary reflection

## 绪论

创意写作的学科内涵界定及其本土化发展轨迹，是创意写作研究领域中既具基础性又常被探讨的核心议题。在这一议题之下，针对近现代以来中国创意写作的生成逻辑、学科定位及写作实践等，学界已积累了一定的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①]，主要集中在三个维度：一是对西方创意写作理论的引介与翻译，如对美国爱荷华写作工坊模式、《美国创意写作史》等经典理论与载体的介绍[②]；二是创意写作本土化实践的探索，聚焦高校创意写作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创新等具体实践[③]；三是对创意写作学科困境的初步反思，探讨西方理论与本土实践的融合性问题[④]。学界对创意写作的核心认知仍存在多种不同解读，尚未形成统一的核心共识。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对创意写作的学科内涵、本土化发展逻辑等关键问题有一定建树，但未能凝聚成具有普遍性的核心认知。

从认知理念与研究方法层面审视，当前多数研究倾向于将中国创意写作的兴起与演进简单归为典型的西学东渐过程，过度强调西方写作范式的外部输入作用，将创意写作的本土实践发展简化为外来理论的单向移植。宋时磊在《热概念的冷思考：创意写作中国本土化发展述评（2009—2019）》（2019）中，系统梳理十余年间国内创意写作研究现状，指出学界普遍以西方理论框架为参照体系，将本土化进程视作对欧美模式的直接借鉴与套用。陈晓辉在《中国化创意写作的版图、边界和际遇》（2020）中进一步提出，现有研究多聚焦西方范式的引入路径，忽视本土文学语境的独特性，将中国创意写作的发展历程片面理解为西方学科体系的本土复制。同时，亦有部分研究敏锐指出，现有创意写作研究长期偏重西方理论借鉴与模式移植，致使中国本土文化基因、传统写作经验在学科建构进程中遭到严重忽视，长期处于被遮蔽的从属位置，难以有效赋能本土创意写作发展。吴俊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中的创意写作与类型小说》（2025）中，立足百年中国文学发展脉络，剖析传统写作经验、本土创作范式在当代创意写作建设中的缺失问题，提出应打通文学史资源与创意写作实践的内在关联。顾仁杰在《中文创意写作学科的“内生性困境”及其对策研究》（2026）中，则从学科内部视角切入，指出本土文化传统与文论资源的缺失，是造成创意写作学科内生动力不足、理论体系依附西方范式的核心症结，并据此提出强化本土文化赋能的优化路径。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多数研究侧重西方理论的移植与单一实践场景的应用，对中国创意写作的完整发展路径梳理不够系统，忽视创意写作与中国传统写作文化、古代文论的内在关联，本土性研究流于表面，创意写作本土化研究仍存在“重引进、

① 其中较具影响力的著作有葛红兵的《创意写作学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葛红兵、许道军编著的《创意写作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许道军所著的《故事工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论文方面有葛红兵《创意写作学的学科定位》（《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5 期）、宋时磊的《中文创意写作的学科内涵、实现路径与拓展方向》（《写作》2024 年第 3 期），以及吴旭、罗长青的《从“舶来品”到“本土化”：中文创意写作学科的三重进阶》（《当代文坛》2025 年第 3 期）等。

② 代表性成果有刁克利译，多萝西娅·布兰德著《成为作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以及葛红兵、郑周明译，马克·麦克格尔著《创意写作的兴起：战后美国文学的系统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③ 代表性成果有王宏图《作家培养、文学教育与创意写作的本土化路径——以复旦大学 MFA 创意写作教学实践为中心》（《当代文坛》2020 年第 4 期）以及许道军《上海大学创意写作学科建设与教学模式创新》（《山西大学学报》2019 年第 4 期）。

④ 代表性成果有黄平《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创意写作的传统、现状与未来》（《文艺争鸣》2018 年第 7 期）以及许道军《创意写作研究的学术科目视野及中国经验》（《湘潭大学学报》2020 年第 2 期）。

轻消化”“重实践、轻理论”的问题，亟须从历史脉络与本土语境出发，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与反思[①]。同时，中国创意写作理论建设中，缺乏从长时段视角对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执性问题进行深度剖析，难以为创意写作的本土化发展提供系统性指导。

无论是将中国创意写作简单归为西方创意写作范式的“文化移植”，凸显外来影响而消解本土文化基因的主体性，还是单纯强调本土写作传统的价值，将其与外来经验割裂对立，忽视二者互动融合的动态过程，本质上都是对创意写作本土化发展历程的简单化、片面化解读。这种认知不仅难以揭示创意写作在中国落地、发展的复杂肌理，更制约了创意写作本土学术体系的建构与深化，无法为学科本土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全面、科学的理论支撑。

事实上，创意写作传入中国后的生根发芽与稳步发展，绝非西方范式的简单复制与移植，而是在吸收外来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与中国本土文化、写作实践持续互动、深度融合的实践过程。现有研究如只重视其对西方模式的借鉴而对本土性价值忽视，创意写作的本土化发展也许会陷入重引进而轻转化，重模仿而轻突破的困境，难以构建出贴合中国语境、兼具本土特色与时代价值的学科体系及实践路径。因此，重新梳理近现代中国创意写作的生成与演进脉络，发掘被遮蔽的本土性内涵，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桎梏，也能为创意写作本土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可行的实践指引。

## 一、本土积淀：创意写作的历史溯源（2000 年前）

我国现代语境下的创意写作，并非完全由西方移植而来的外来范式，而是扎根于本土数千年写作实践，在西方理论介入后完成概念提炼与学科化整合的产物。2009 年前后，西方“创意写作”概念被系统引入国内，其本质是用现代学科话语，对我国自古延续的创造性书写实践进行命名、归纳与规范。中国本土的创意写作学，不仅要吸收外来经验，更要传承本土智慧，吴中胜曾详细论证了《文心雕龙》对建构中国创意写作学的启示[②]。不仅限于《文心雕龙》，梳理中国本土创作实践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古代传统写作、“五四时期”现代白话文写作、“延安文艺”中的新范式写作以及新大众文艺背景下的创意写作等，构成了一条连续不断的本土创意书写脉络，只是长期缺少专门的学科概念与教学体系，直至西方范式传入，才推动本土实践走向系统化梳理。

近代以前，中国传统写作历经先秦、两汉、魏晋、唐宋、明清的长期演化，形成了一套完整且层次丰富的创造性书写体系，不同时代不断诞生新文体、新表达、新叙事方式，具备现代创意写作所强调的个体表达、文体创新、内容再造、现实介入等核心特质。先秦诸子散文以论说、寓言体借事说理，开创议论与虚构相融的创意范式；两汉辞赋以想象铺陈拓展文辞叙事空间；魏晋山水诗文、抒情小品转向个体情志抒发，形成个性化书写自觉；唐宋诗词以意象比兴营造审美表达，话本开启民间通俗叙事；明清章回小说、戏曲、说唱文学蓬勃发展，依托史实与传说进行虚构再造，叠加市井小品、民间书写，构建起雅俗共生

① 宋时磊：《热概念的冷思考：创意写作中国本土化发展述评（2009—2019）》，《长江学术》2019 年第 4 期。

② 吴中胜：《博而能一：〈文心雕龙〉对建构中国创意写作学的启示》，《写作》2022 年第 4 期。

的本土创意实践体系。整体来看，我国古代写作兼顾情志表达、文辞创新、叙事虚构与现实功用，既有精英阶层的审美创作，也有民间大众的通俗书写，为后世创意写作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与文体经验。“ 要建构中国气派的创意写作学科首先要建立‘ 创意本体论 ’的文学理论新体系，同时要在‘ 中国话语系统 ’的建构上下细工夫 ”，创意写作学科的中国化创生要有中国气派，要建构创意写作的“ 中国话语 ”[①]，以丰富的中国写作经验打造创意写作的本土建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运动彻底打破文言写作的形式桎梏，白话小说、现代杂文、散文诗、随笔、通讯散文等一批现代文体快速兴起，写作开始面向现实、面向大众、彰显个体思考，实现了传统写作向现代创意实践的重要转型。其中，鲁迅以白话短篇小说、杂文创作为核心，把个体体验、思想革新与社会现实介入深度结合，突破传统章回体叙事模式。尤其在《故事新编》中，他“ 基于对中国古小说的钩沉整理，直面大写的历史文本，以现代虚构文学介入 ”，构建了“ 现代与传统打成一片的叙事格局 ”[②]，这种“ 文学策略的实验，如置换传统素材中的时空边界，从而进行新的调节与思考，实现审美意图上‘ 新的创造 ’”[③]。“ 故事新编 ”既是一种古老的写作传统，更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创造，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所实践的“ 叙事重构 ”及其蕴含的现代精神指向，尤其值得重视，被加入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教学体系中，已取得一定的成效[④]。这种写作创新形式，不仅解放了文体表达，更确立了书写关照现实、表达自我、批判反思的现代创意内核。

延安文艺时期，写作进一步走向人民大众，创作形式更加通俗多元，秧歌剧、街头诗、快板诗、报告文学、通俗小说、墙头小说、活报剧[⑤]等一大批适配战时宣传、群众传播的新兴写作形式大量涌现，创作内容紧贴工农群众的生产生活，语言通俗直白、叙事直白鲜活，形成服务现实、扎根群众的大众创意书写。文艺创作“ 在不断汲取民间文艺资源中得到本土化与民族化的铸造 ”，“ 新歌剧及新秧歌剧及融说、唱、舞为一体，这些文类在形式上表现出与传统的民间说唱文学更多的历史联系，通过对民间艺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成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新形式 ”[⑥]。这类创作实践强调叙事通俗化、表达大众化、内容现实化，是中国本土创意写作重要的实践源头，其大众性、实践性特征，为当代创意写作人才培养提供了可借鉴的本土经验，也为创意写作的学科落地积累了充足的实践土壤。

新时期先锋文学是当代创意写作发展进程中艺术形式革新最为关键的阶段[⑦]，伴随国内思想解放思潮的发展，先锋派作家打破传统现实主义单一复刻现实的创作束缚，不再以客观还原现实作为创作核心，转而聚焦叙事结构重构、叙事视角创新、时空秩序拆解、虚构艺术创作等多元化艺

① 葛红兵：《创意写作：中国化创生与中国气派建构的可能与路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 年第 1 期。

② 姜异新：《<故事新编>:“悬想”它是一种元叙事》，《东岳论丛》2025 年第 3 期。

③ 张怡微：《从“故事新编”到“追踪蹑迹”——“创意写作中国化”理论取径的可能性》，《当代文坛》2024 年第 2 期。

④ 战玉冰：《叙事重构与文学创作——以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教学实践为例》，《当代文坛》2026 年第 2 期。

⑤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54 页。

⑥ 刘进才：《从“目视的文学”到“耳听的文学”——解放区的方言写作与文体形式的创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4 年第 1 期。

⑦ 蒋裕涵、王本朝：《有意味的形式：先锋小说与 1980 年代文学思想转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 年第 1 期。

术实验，深度挖掘主观意识、荒诞想象与心理描写的创作价值，解构传统文学的创作逻辑与审美体系，全方位拓宽创意写作的创作思维、表现手法与题材边界，为当代创意写作的虚构创作、个性化表达提供丰富的创作范本与理论参考。如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以荒诞非线性叙事完成成长主题创作，莫言《红高粱》结合魔幻现实主义重构民间历史等，皆是先锋文学赋能创意写作形式创新的代表性作品。

综上可见，中国本土创意书写实践，历经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形成了兼具个体表达、现实介入与大众传播的本土创作传统，“ 创意写作 ”与传统的“ 写作学 ”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以“ 写作 ”为主体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教材可为“ 创意写作 ”的学科化、专业化、体系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标杆示范和资源支持 ①，只是长期缺乏系统化的学科建构与理论命名，创意写作相关的学术研究及教育教学在各类相关学科中零星落地、稳步开展。

## 二、范式引入：创意写作的引入与趋同（2000—2015 年）

随着全球化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与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的转型升级，传统中文写作教育理论与实践无法保持的困境日益凸显，社会对兼具创意能力与写作技能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愈发迫切。在此背景下，发源于欧美的创意写作被引入中国。2003 年，上海大学葛红兵教授从中外文学教育的比较当中，敏锐地关注到国外创意写作教学经验之于中文教育改革的启示，并且提出以创意写作作为“ 中国文学教育改革的大方向 ”②。在葛红兵教授等人的推动下，上海大学更是国内创意写作领域发展建设中的先行者与引领者，该校率先组建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牵头组建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创办《中国创意写作研究》辑刊，以及评选“ 何建明中国创意写作奖 ”，还发表相关系列文章，为中国创意写作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学术支撑。随后，浙江理工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北大学、广东财经大学等也开设创意写作课程，属于国内较早开设创意写作课程的院校 ③。同时，专业作家、编剧、编辑的加入，则为中文创意写作课程带来了实战经验和专业视角 ④。通过开设相关课程、举办系列讲座及创作工作坊等途径，为学生提供直接的实践指导，推动创意写作教学与实践模式的创新发展。

这一时期，国内学界主动借鉴西方范式，优势在于借助成熟的学科框架、工坊式教学模式、系统化创作理论，弥补了我国传统写作教育重鉴赏、轻创作，重理论、轻实操的短板。2009 年，英语教育中的 Creative Writing 被系统引介到中国大，“ 创意写作 ”的译法广为接受。这一年也被认为是创意写作教育的元年，其标志是复旦大学设立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点（MFA）、上海大学也成立国内第一个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香港大学在开设了英文创意写作艺术硕士项目（MFA）⑤。同时，立足本土长期形成的创作传统，选择性吸收外来经验，试图实现外来理论与本土文脉的结合。中国创意写作在早期引介阶段，本土实践始终占据主体地位，欧美理论更多起到工具与框架作用，整体呈现本土实践先行、外来理

① 吴俊、王明宪：《创意写作“史前期”：清末民国的写作类教材及图书编撰述评》，《文艺争鸣》2025 年第 8 期。

② 葛红兵：《钱伟长校长与上海大学创意写作的创办》，载方长安、萧映、宋时磊主编《当代写作学 40 年（1980—202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111—113 页。

③ 吴旭，罗长青：《从“舶来品”到“本土化”：中文创意写作学科的三重进阶》，《当代文坛》2025 年第 3 期。

④ 例如北京师范大学邀请莫言、复旦大学邀请王安忆、南京大学邀请毕飞宇、西北大学邀请贾平凹等为学生授课。

⑤ 宋时磊：《热概念的冷思考：创意写作中国本土化发展述评（2009—2019）》，《长江学术》2019 年第 4 期。

论补充[①]的格局。

在西方理论引介方面，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工坊的教学模式、“人人可写作”“创意可以激发”“写作可以教学”[②]的核心理念，最先被国内学界关注。在理论建构上，葛红兵、许道军、陈定家等学者率先引介并进行本土化论述，立足于我国文学创作现状与学科发展规律，积极引介西方成熟的创意写作理论体系，或从创意写作本体论层面界定学科内涵，或侧重英美创意写作谱系的梳理与工坊制教学模式的引介，或聚焦创意写作与文化产业的关联。同时，结合本土文学传统、写作教学模式开展适应性改造与学术研讨，剖析创意写作的学科属性、育人价值与发展逻辑，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的理论空白，为创意写作本土化理论框架的搭建、完善与学科体系自主化建设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学科创建过程中的引进翻译、专项研究、项目申报等在著作出版方面，集中推出一批译介与研究成果，影响、强化或修正中国创意写作的路径选择[③]。在引进翻译层面，国内多家知名出版社系统引介西方创意写作成果，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创意写作书系”侧重小说、非虚构等文体实操教学，代表性译作有《成为作家》《小说写作教程》；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丛书则聚焦学科理论与发展历史，代表性译著包括马克·麦克格尔《创意写作的兴起》、黛安娜·唐纳利《作为学术科目的创意写作研究》、格雷姆·哈珀与黛安娜·唐纳利主编《创意写作基础研究》等，有效补充了国内学术研究短板。在专项研究层面，期刊如《写作》《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鸭绿江》等刊物开设专属专栏，结合课堂实践、国别调研与学术剖析，指出一系列创意写作领域的学术研究丰富了域外经验的本土化研究体系。而各类各级科研项目申报与立项，则为学科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学术支撑与制度保障，共同推动创意写作从外来理论引进逐步转向本土化体系建构。

从学科发展的整体脉络来看，这一阶段我国的创意写作学科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受发展时长、研究视野与本土化积累等因素限制，学科体系建设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这也是学科初创期引介外来范式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阶段性特征。首先，学科理论体系仍以西方成熟范式为主要参照，本土原创理论积淀相对薄弱。该阶段研究多集中于西方理论译介、教学模式移植与浅层适配，研究内容偏向借鉴与整合，立足中国传统文脉、本土写作教学规律与文艺创作语境的原创性、体系化理论建构较为有限。其次，教学实践布局较为分散，主要集中在少数高校，规范化与系统化程度有待提升。这一时期创意写作教学与学科建设主要依托少数重点高校推进，学位点设置、课程开设、工坊实践等建设内容呈点状发展态势，尚未形成全国统一、标准完善的课程体系、培养机制与评价体系，整体办学布局与人才培养模式仍有优化空间。第三，国外理论与本土资源的融合尚须进一步发展，深度转化能力有待加强。学科早期发展多侧重教学形式、实操模式的借鉴引入，在西方创意写作核心理念与中国传统写作经验、本土文艺审美特质、区域文创产业业态的深度融合上探索不足，理论落地、教学实践与创作转化的联动性有待增强，尚未完全形成适合中国教育体系与文学生态的特色化学科范式，也为学科后续的本土化、体系化留下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总体而言，2000 至 2015 年是中国创意写作学

① 许道军：《创意写作的“他山之石”与“中国路径”》，《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 年第 5 期。

② 同注①。

③ 同注①。

科范式引入、初步建设期。这一阶段以西方创意写作理论译介、成熟工坊教学模式引进为核心抓手，依托国内多所高校的教研探索、知名作家学者的课堂实践、丰富的学术著作译介出版与各级科研项目的制度支撑，打破了传统写作教学单一、固化的培养模式，极大丰富了中文写作学科的教学维度与培养路径，有效推动了国内写作教育从“文本赏析型”向“创意创作型”转型。这一时期初步完成了创意写作的概念普及、学科启蒙与专业建制，为后续中国创意写作的本土化深耕、体系化建设、特色化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实践参考与理论借鉴。

## 三、本土再造：创意写作的本土化建构与学科定型（2016—2024 年）

“创意写作”则是需要技术性与思想性、创新性与创造性并举的“认知 + 实践”行为。按照葛红兵、马兵最新关于“创新写作”的论述，“创意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精神活动，以文字表达为实现形式，它遵循普遍的创意和表达规律，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和事业来实现社会价值，助力‘文化强国’和‘创意国家’建设”[①]。在当下文化业态升级、文艺创作愈发追求个性表达的时代语境下，相较于传统基础写作，创意写作有着更为严苛的实践实操要求，承载的思想内涵层次更为饱满深刻，创作目标与成果导向特征更为突出，同时拥有广阔的学术深挖与探索空间。在创作呈现形式上，创意写作也格外强调文本构思的独特巧思、表达模式的突破创新，以及内容价值的创造性重塑与转化。

新时代背景下，多重发展契机共同助推创意写作开启本土化重构的发展进程。新文科建设的持续深化推进，让创意写作能够与汉语言文学、新闻传播、艺术设计等多个学科实现跨界交融，逐步突破了传统学科发展中的固有边界。新媒体行业的蓬勃发展持续拓宽了创意写作的应用赛道，催生出短视频文案、公众号文稿、直播脚本等诸多全新的文艺创作形式。文化产业的稳步转型升级，使得文化市场对创意写作专业人才的需求更趋多元，也促进创意写作创作模式朝着实用化与跨领域的方向发展。在此基础上，国内学界逐步认清外来理论与本土文艺语境适配不足的现实问题，本土化的创作与研究意识持续增强。正是多方发展要素的协同合力，2016 年至 2024 年，中国创意写作进入本土化再造与自主建构的关键阶段，核心特征是结合中国本土语境、文学传统与时代需求，对西方创意写作理论与实践模式进行系统性改造与创新，推动创意写作从“舶来品”逐步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学科。

这一阶段，国内学界与教育界逐步认识到照搬西方模式的弊端，开始主动探索创意写作的“中国路径”，实现了学科发展从“对标西方”向“立足本土”的转型。本土化再造主要体现在话语体系、实践模式与学科体系三个维度。在话语体系再造层面，国内学者立足中国文学传统，开始融合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写作学与现当代文学创作经验，构建中国本土创意写作话语体系。吴旭、罗长青指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境说”“比兴说”“养气说”等理论，与西方创意写作的“创意生成”“情感表达”等核心理念具有内在契合性，将这些本土理论融入创意写作教学与研究中，能够实现西方理论与本土传统的有机融合，破解理论移植的不适困境[②]。谭旭东认为创意写作的本土化建构，

① 葛红兵、马兵：《创意写作的概念、原理及建制化发展——创意本体论创意写作学的基本主张及其建制实践》，《当代文坛》2025 年第 1 期。

② 吴旭，罗长青：《从“舶来品”到“本土化”：中文创意写作学科的三重进阶》，《当代文坛》2025 年第 3 期。

应注重传承中国传统写作中的“文以载道”理念，将创意写作与时代精神、文化传承相结合，让创意写作不仅成为一种写作技能，更成为传承本土文化、传递时代声音的重要载体[①]。

在实践模式层面，创意写作逐步对接时代需求，不断拓展学科应用场景，促进创意写作的实用性发展。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创意写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创作，而是向短视频文案、新媒体推文、直播脚本、短视频脚本等新兴领域延伸，形成了新媒体创意写作的新形态。而且，网络文学的崛起为创意写作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平台，国内多所高校陆续开设网络文学创作课程[②]，重点培养网络文学创作人才，上海大学更是与阅文集团合作，开展“人工智能写作”研究，拓展了创意写作的实践边界。此外，创意写作还与非遗文创相结合，通过文字创作挖掘非遗文化内涵，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实现了学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③]。在教学模式上，国内高校逐步打破单一的西方工坊制，结合本土教学实践与学生需求，创新形成“工坊制+本土案例”“理论教学+实践实训”的教学模式，增强了教学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创意写作实践模式的本土化创新，是创意写作摆脱“西方依附”、实现自主发展的关键，而新媒体与文创领域的延伸，正是本土创新的重要体现。

在学科体系层面，2024年中文创意写作获批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标志着中国创意写作完成了国家层面的学科建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2024年），中文创意写作学科以“培养具备创意能力、写作技巧与文化素养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构建了涵盖本科、硕士、博士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明确了学科的核心研究方向与教学内容。目前国内已有多所高校开展全层次招生培养，博士阶段以上海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为主，深耕创意写作理论、文学原创、新媒体创作与创意产业研究，培养高端学术与创作人才。硕士阶段分为学术型与专业型，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招收学术硕士，聚焦文学原创与创意写作研究，北京大学、上海戏剧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开设创意写作MFA专硕，培养应用型创作人才。本科阶段以上海大学独立专业招生为核心，河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院校开设相关培养方向，乐山师范学院设立创意写作微专业，同时国内重点高校组建的创意写作联盟协同育人，推动学科规范化发展。这一学科建制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创意写作从“试点实践”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为本土创意写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也标志着创意写作的本土化建构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中文创意写作的本土化建设已初见成效，已初步实现话语体系本土化转型、实践模式常态化落地、学科体系制度化成型，在此基础上摆脱了对西方理论的单一移植与照搬，逐步走向贴合国内教育语境与创作生态的本土创新，形成了初步的实践模式与理论框架。

① 谭旭东：《创意写作作为学科的态势及中国化路径》，《高教探索》2023年第4期。

② 刘海涛：《线上建模、线下实训——以岭南师范学院等3所院校的“文学创意写作”为例》，《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2年第2期。

③ 见肖辉、周敏：《创意写作与安徽民俗文化融合推广研究》，《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陈丽：《昨日新窑试照来——以“广彩”保育为例谈创意写作对“非遗”社会传播的促动》，《中国创意写作研究》2023年第1期；黄伊淳、罗滢、杨韬：《创意写作赋能地方非遗叙事表达研究——以潮州大吴泥塑为例》，《新楚文化》2026年第3期。

## 四、拓维与反思：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创意写作的生态嬗变（2025 年至今）

尽管中国创意写作完成国家层面的学科建制是 2024 年，但早在 2020 年前后，伴随移动互联网深度普及、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成熟及各类数字内容平台日趋完善，创作准入门槛大幅降低催生全民写作热潮，创意题材范畴持续扩展突破传统边界，创意写作跨媒介融合传播成为常态化发展生态，全新的创意写作图景已在逐步形成。需说明的是，全民写作兴起、创意题材扩展、跨媒介传播格局生成等现象，早在 2024 年之前数字媒介全面普及阶段便已自发萌芽、渐次生长。本文以 2024 年中文创意写作获批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作为创意写作的分界节点，并非以社会现象的起始时间为标尺，而是以学科制度正式建制为核心分期依据。2025 年 10 月，“ 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 ” 被纳入国家 “ 十五五 ” 规划建议，2026 年 3 月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①]，标志着新大众文艺由学术概念上升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成为新时代文艺研究与发展的核心命题。在此之前，大众创意写作多停留于民间自发业态与行业零散实践，尚未纳入高校学科培养、学术研究体系与官方文艺整体规划，仅作为创意写作生态升级的前期积淀，在新大众文艺背景下才实现从民间自发实践向学科引领、全民参与、产业联动的范式跃迁，正式开启新语境下创意写作拓维、重构的发展新阶段。

数字媒介深度渗透、互联网文艺生态成熟与新大众文艺纳入国家文化战略布局，推动文艺生产、传播与消费机制发生结构性变革，打破传统精英文艺固有的圈层壁垒，形成全民参与、多元创作、跨域传播、产业联动的新型文艺格局。“ 创意写作将文学创作由天赋才能、精英写作变成了大众写作，为人人能够写作提供了可能性，”[②] 数字技术与网络平台首先重塑创意写作的主体格局，推动创作话语权由精英垄断转向全民共创。传统创意写作长期依附专业文学体制与学院话语，职业作家、文坛精英，严苛的专业门槛将普通大众阻隔在文学创作体系之外。新媒体与自媒体的普及消解了身份、学历、职业的创作壁垒，零门槛的创作发布机制吸纳基层劳动者、青年群体、民间文艺爱好者、非遗从业者广泛参与写作实践，形成体量庞大、结构多元的大众化创作队伍。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介入文学生产全流程，在素材整理、情节架构、文本润色等环节实现人机协同创作，进一步降低创作门槛、释放大众创意潜能，催生精英专业创作、民间素人写作与人机协同创作共生并存的新型主体生态[③]。创意写作摆脱精英专属的小众属性，转变为普通个体记录生活、抒发情志、参与公共文化建构的常态化实践，彰显出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创作主体的结构性转型，带动创意写作叙事视域与题材版图全面拓展，实现由传统宏大叙事向平民化、多元化书写的深度延展。既往创意写作受精英审美与主流叙事范式制约，多聚焦历史叙事、精英人物塑造与经典化文学表达，对市井日常、乡土百态、底层个体生命经验的观照长期缺位。新大众文艺语境下，创意写作主动下沉叙事视角，以非虚构书写描摹职场境遇、乡土返乡、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6 年。

② 刁克利:《创意写作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建构》,《学习与探索》2023 年第 11 期。

③ 曾庆香、刘苏仪：《“人民导向”与“技术驱动”： 新大众文艺的历史源流、范式重构与发展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25 年第 4 期。

民生日常与个体成长心路，填补了普通民众生活叙事的空白[①]。同时，不断向小众非遗技艺、民间行当、地域民俗、职场生态等领域延伸题材边界，以差异化叙事适配大众多元审美诉求。创作者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通过经典文本白话改写、传统故事现代新编、古典叙事母题当代再造等方式，将神话传说、古典文学中的文化母题融入网络文学、短剧脚本、通俗叙事创作[②]，极大丰富了创意写作的文化内涵与叙事维度。

主体格局与题材形态的双重变革，进一步推动创意写作突破单一纸质文本桎梏，迈入跨媒介融通、交互式创作与全产业链传播的全新阶段。传统创意写作以文字文本为唯一载体，文体边界固化、创作过程封闭、传播渠道单一，呈现静态孤立的文本生产特征。新媒介生态打破文学、影视、动漫、有声读物、游戏、文旅产业之间的媒介壁垒，推动创意写作进入跨文类、跨媒介、跨行业的融通发展模式。在文本形态上，创作挣脱小说、散文、诗歌等传统文体划分束缚，围绕核心故事原型衍生网络长篇、影视剧本、动漫脚本、短视频文案等多元形态，形成超文本、泛文本的开放创作格局。在创作模式上，颠覆作者单向封闭创作的传统范式，读者通过弹幕互动、实时反馈深度参与叙事建构，文学意义在作者与受众的双向对话中持续生成，凸显新大众文艺共创共享的核心特质。在产业维度上，优质创意写作文本突破纸质出版局限，依托有声书、影视剧改编、动漫衍生、短视频解读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并通过同人创作、文创周边、线下文旅开发延伸 IP 价值链，深度对接影视动漫、游戏研发、非遗传播、乡村文旅等领域，形成创作、传播、改编、产业化运营一体化的大众文艺生态。

新大众文艺催生的全民创意写作热潮极大释放了社会创作活力，但快速泛化的创作生态也暴露出诸多现实短板，成为未来创意写作学科建设与生态优化亟待破解的突出问题。从创作本体层面上来看，全民写作零门槛的准入特征，使得大批未经系统文学训练的素人参与创作，多数文本内容质量偏低，普遍存在语言粗糙、结构松散、立意浅显等问题。同时，在商业利益与流量逻辑驱使下，套路化叙事内容泛滥，同质化创作现象愈发严重，且部分创作者过度迎合娱乐化市场需求，忽视文学创作的人文内核，弱化作品的现实反思价值与精神引领作用，功利化创作弊端日渐凸显。从知识版权层面上来看，开放式的网络创作环境模糊了版权界定标准，洗稿抄袭、融梗拼接、擅自改编原创与经典作品等侵权现象屡禁不止，部分创作者肆意解构历史、戏说传统文本，创作伦理意识较为淡薄。与此同时，不少创作者过度依赖 AI 辅助完成创作，不但缺失独立构思与个性化表达能力，创作主体性持续弱化，而且现阶段行业尚未完善人机协同创作的评判标准与监管规范，进一步加大版权治理难度。从学科建设层面上来看，国内高校创意写作教学体系相对固化，教学重心偏向精英文学与传统文体，并未适配大众文艺发展趋势，对各类新媒体新型写作形态缺少针对性研究。专业教学资源难以下沉赋能民间创作者，素人创作始终处于自发无序的状态，而民间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也无法反哺学科理论，造成专业教育与全民写作相互割裂的局面。从传播层面上来看，平台以流量分发为核心，优先推送浅层娱乐化、套路化内容，优质原创深度作品曝光受限，既加剧整体创作同质化问题，也助长受众浅层化的阅读审美，形成恶性循环，制约全

① 项静：《自述与众声：非虚构文学中的素人写作——以范雨素和陈年喜为例》，《学术月刊》2025 年第 3 期。

② 黄悦：《论当代网络文学对中国神话的创造性转化》，《西北民族研究》2019 年第 4 期。

果。它接续中国本土千年创意书写文脉，弥补了西方范式移植的水土不适，在创作主体、叙事题材、媒介生态三个维度完成系统性革新，既打破文学创作的精英垄断壁垒，拓宽了文学书写与传播边界，又坚守文艺人民性内核，推动创意写作深度融入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大众文艺繁荣与文化强国建设大局。未来，创意写作需坚守文学审美底线与人文精神，依托二级学科建制夯实本土自主知识体系，完善分层育人格局，健全创作伦理与版权规范，以学科专业力量引领全民写作去同质化、厚植人文内涵，对接新媒体业态与文创产业发展需求，在守正创新中建构兼具中国气派、本土底色与时代特质的创意写作发展新生态。

**作者简介：**

陈文婷（1982—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文化。